

赵长峰 著

历史的抉择

LI SHI DE
JUE ZE

广西人民出版社

历史的抉择

——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命运

赵长峰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夏永翔

(桂)新登字 01 号

历史的抉择

赵长峰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邮政编码:530021)

南宁市河堤路 14 号)

850×1168 1/32 开本

11 印张 270 千字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东省海阳县印刷厂印刷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7-219-02457-6/B·74 定价:8.30 元

序

我从五十年代开始发表文章,虽说不是多产,可日渐增多。那是在教学的同时业余写作的。后来,我参加了专门写作班子,奇怪得很,文章却写不出来了。除了“文化大革命”之前发表过几篇文章之外,“文革”十年,以个人名义写的文章一篇也没有。之所以这样,正如过来人所知道的,道理很简单:那时节,想要写的不准你写,强迫你写的又不愿写。所以,坚持党性和尚存科学良心的人,只好罢笔了。就这样,在我写作生涯中便留下了很大的“空白”。不过,不写归不写,脑袋里却没有空白,它片刻也没有停止“写作”。因为历史的大舞台天天不停地演着一幕幕悲剧,向人们,向党,向世界,层出不穷地提出一个个难解的问题:我们搞的社会主义,人人都说比资本主义无比优越,可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主义这么穷?而且提倡穷、赞扬穷,谁想富就得挨批!我们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生产资料所有制又搞了“一大二公”,看来是彻底消灭剥削了,可为什么我国摆脱了剥削的劳动者却这么没有积极性和主动性,生产效率这么低?我们国家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明明没有发展起来,广大农村基本上还是原始的自然经济,真正见过典型的资本主义的人并不多,可为什么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还是天天大张旗鼓地反对资本主义,而且把农村的自留地、老太太的鸡蛋篮子都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一直割得人们拿着满把的“票证”买不到生活必需品?我们的经济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明明在世界上大大落后了,可是为什么封闭国门不准引进,谁要引进就是“卖国主义”和“洋奴哲学”?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文化不行,不尊重科学、知识和知识

分子不行,可为什么从 50 年代以来老是向知识分子开刀,特别是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专门“革”文化的命,把知识分子叫做“臭老九”,当作革命的对象批倒批臭?我们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可为什么,不是外国资本家,也不是帝国主义者,而是我们自己,把相当一大批党政领导干部、包括为开国建国立下赫赫功勋的老一代革命家,夺了权,罢了官,置于死地,把那些真正坚持马列、善于思考、富有见地、肯于创造的党政领导人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修正主义者”?等等。面对着这样一些问题,人们不禁要问: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资产阶级?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我们搞的是什么主义?我们国家将走向何方?每一个爱党爱国真心追求社会主义的人,每一个不甘祖国沉沦和革命果实付诸东流的人,无不怀着历史的责任感于无声中寻求合理的结论。正是在这“万马齐喑”的十年间,我象许多朋友一样,以无声的语言和无形的文字,默默地观察、思考,寻求着历史的题解,积下了篇篇腹稿。思想,象积蓄着能量的洪水,积之愈久,发之愈烈。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政治春天的到来,犹如大河决堤,一发而不可收,遂之成了这本小册子的主要内容。

初春天气,乍暖还寒。在当时,思想理论的拨乱反正,还受着“三尺冰冻”的禁锢。它不仅需要理论勇气,更需要一个理解和支持的大环境。在“文革”刚刚结束的那阵子,即使受尽“文革”之苦的人也并非都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中觉醒过来和解脱出来。人们一听到对“社会主义”提出异议,就自然而然的、本能地认为是“离经叛道”。所以,在那时候要写拨乱反正的文章,不仅要冲破重重阻力,而且是要冒极大的风险的。比如,1977 年我在写《评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哲学”》时,人们(包括被这一“哲学”残酷斗争幸免于死的人)把“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这一黑体字排印的“名言”还在当作“最高指示”引用供奉,那末,写了要推翻这一论断的文章谁

• 1 •

敢发表！当时为怕稿件在途中被截获，我只得采取“秘密工作”的方式，在大邮封里套一个小邮封，先把它寄给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平化同志，再请他转给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同志。我的信心建立在：只要稿件到了他手，就必定会见天日，而绝对可以避免被判为“毒草”的命运。从后来他说的话，证明我的判断万分正确。他说：“最早是林彪搞乱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他搞了那个语录本，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搞得支离破碎，而不是让人们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来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①果然，稿件由国务院办公厅附信给转到了《哲学研究》编辑部，于1978年11期“破土而出”了。在这里我还得感谢编辑部的李金山同志。为此我们不仅相识成为至交，而且经他引导得以参加了许多学术研讨活动，对于我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得益匪浅。正是在这些启迪下，我连续发表了《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一定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等一批文章，从多方面揭露和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炮制的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和在我国流行的带有浓厚平均主义色彩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以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种种曲解，特别是关于“一大、二公、三平、四纯”的社会主义观念。这些文章在今天看来已成为人人共识，但在那时，不免被视为异端而遭到非难。比如，直到现在我们每次在讲解放思想时还再三强调要继续破除“左”、旧、小的观念，“小”即指“小生产”或“小农”意识，可是当时文章因引证了马克思在分析小农的阶级性时提出的关于小农“好象一袋马铃薯”^②的论断而被打入“另册”。

但是，千年冰河也有解冻之日。伟大的、划时代的、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召开了。它犹如强劲东风融化

① 《思想路线政治路线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文选》（1975年—1982年）第175页。

②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旧译《拿破仑第三政变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7页。

了冰雪世界，换来万物苏生的春天，一切都变了。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的：“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会形成的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承担起了艰巨的使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正是这次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的“左”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立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治路线，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并且奠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在拨乱反正基本完成的基础上，1982年召开了党的十二大，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分三步走的宏伟战略。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乘风破浪取得重大进展的形势下，1987年又召开了党的十三大，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和全面阐明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高度评价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在以邓小平南巡重要讲话和1992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为标志、使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阶段的大好形势下，又召开了党的十四大，初步地然而全面系统地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进行了概括，并提出了90年代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速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战略规划。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这14年间，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浩荡东风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在日益高涨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洪流中，我如春风得意之马和乘风顺流之舟，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歌颂它、理解它、宣传它、阐发它，又写下了若干篇文章，构成了这本小册子后半部的主要内容。

小册子的主题是关于社会主义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特别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怎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概括起来,就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之命运问题。在这里,不是作纯理论的探讨,也不是对其体系、原理和概念的阐述,而主要是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苏联、东欧诸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特别是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的胜利和挫折的经验教训,从历史的比较和国际的观察中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解决这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也是全世界所有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革命者的历史使命。然而,社会主义从学说变成运动以来上百年来,从学说、运动变成制度以来七十多年,这个问题都还没有真正解决,并且因此导致了社会主义事业在某些国家的重大挫折和某些国家阵地的丧失。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马克思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①“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什么叫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搞清楚。”^②又指出说:“我们总结的经验有很多条,那末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提出来要我们解决。”^③邓小平同志这样郑重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这一关系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命运和前途的历史课题,极大地激发和鼓舞着人们解放思想、勇敢实践和理论探索。也正是邓小平同志,在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并逐步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

① 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的谈话。(1989年5月)

② 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的谈话。(1988年6月22日)

③ 《政治上发扬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1985年4月15日)

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当前和今后时日,这一伟大理论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还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可以相信,沿着这一理论指引的方向走下去,人类将必定以完备的答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课题,作出理想的答复。

科学社会主义之命运,在中国,在世界,都将是光明和美好的。

作者

一九九三年十月

目 录

序	(1)
---------	-------

(一) 思想解放篇

为共产党的哲学正名	(3)
掀掉极左路线的理论基石	(13)
为“生产力标准”理论昭雪	(30)
让竞争观念走上前台	(41)
从世界观方法论上总结经验教训	(49)

(二) 拨乱反正篇

坚持科学社会主义,肃清“左”倾流毒	(63)
要社会主义,不要平均主义	(101)
不能超越历史阶段	(115)
主要是防止“左”	(159)

(三) 改革开放篇

为稳步前进而调整	(173)
为一跃而后退	(185)
“洋为中用”与对外开放	(198)
同国际资本的经济交往与斗争	(206)
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2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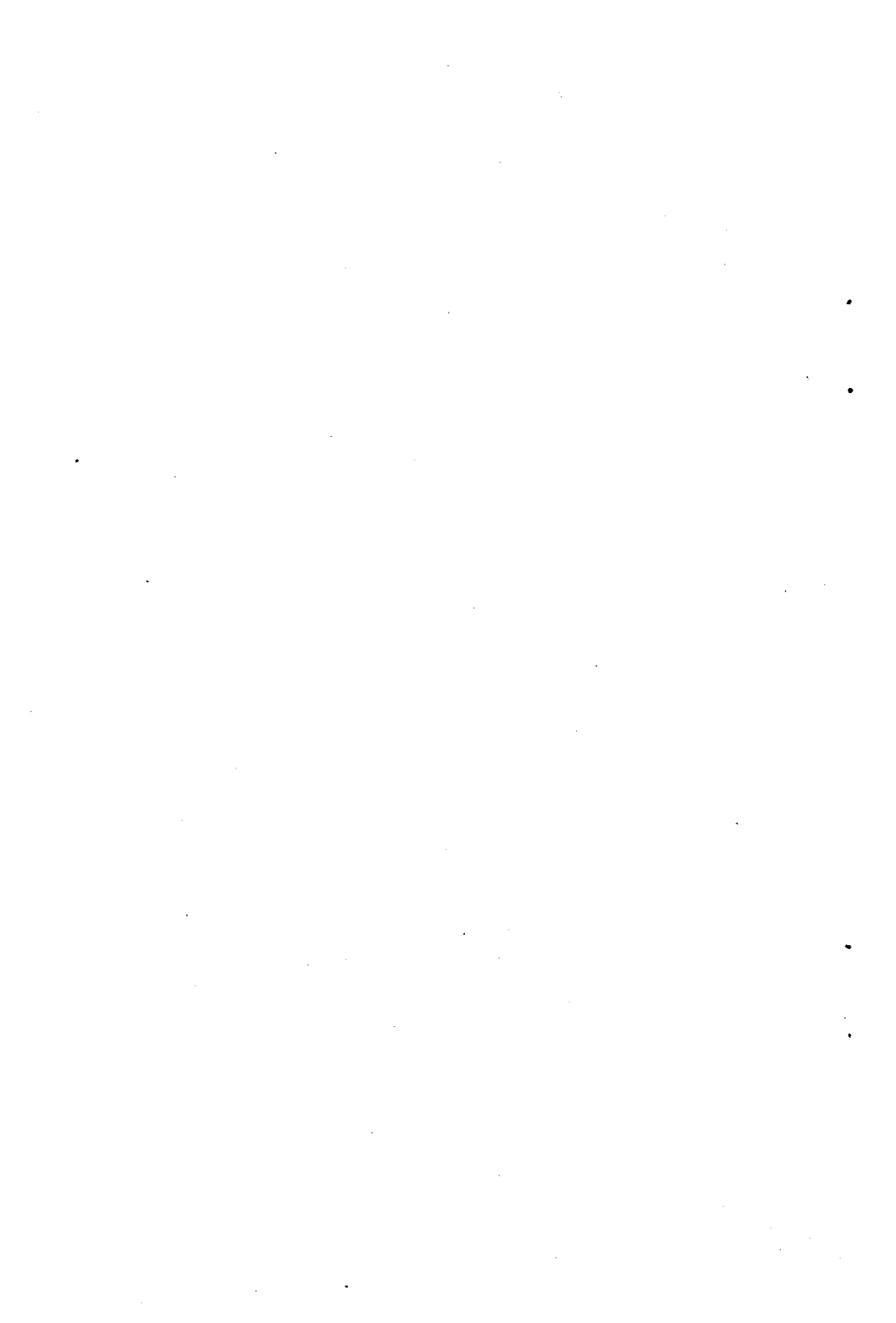
(四) 经济建设篇

社会主义的秩序就是要维护.....	(243)
切记“欲速则不达”的教训.....	(254)
把经济搞上去是当前最大的政治.....	(261)
社会科学与生产力.....	(277)

(五) 学习研究篇

社会主义与文化.....	(291)
做有高度文化素养的共产主义者.....	(306)
认真学习和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319)
解决中国命运问题的三次历史选择.....	(324)
解决社会主义命运问题的理论指南.....	(330)

(一) 思想解放篇



为共产党的哲学正名 ——评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哲学”

“最早是林彪搞乱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他搞了那个语录本，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搞得支离破碎，而不是让人们准确地完整的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来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75页——

共产党的哲学，叫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这已成为举世公认的常识。可是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却出现了一种新奇的提法，叫做“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最早鼓吹这一怪论的是林彪。他在1959年9月一次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就公开宣称：“我们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在他的把持下，这一怪论于1967年9月22日《解放军报》的一篇文章中公开发表，并且用了黑体字。自此以后，人们就一直把它作为“毛主席语录”到处引用。后来，不仅“四人帮”及其帮凶每当斗人的时候就祭起它来，而且有的人还把它编进了哲学通俗读物、哲学辅导材料、高等学校哲学讲义、哲学小辞典以及中小学教科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直到“四人帮”倒台以后，这个提法还不时被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命题出现在报刊上，甚至在批判文章中也说“四人帮”“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或者说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斗争哲学’的旗帜”如何如何。可见这个问题影响之深、危害之

大。为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我们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切实搞清楚：把共产党的哲学叫做“斗争哲学”，这一提法是不是毛泽东或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四人帮”横行时期，“斗争哲学”实际上起了些什么作用？

“斗争哲学”出笼后所以能招摇过市十余年，就是因为林彪、“四人帮”给它披上了“毛主席语录”的外衣。毛泽东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指出，资产阶级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也不错。在这里，资产阶级政治家把这句话奉送给共产党，这决不是什么夸奖，而是污蔑说什么世界上本无斗争，只是共产党用它的哲学制造了阶级斗争。毛泽东同志仅仅从我们必须坚持斗争原则这个意义上引述了他们的话，并没有从科学意义肯定这个定义式的判断，这个意思是很清楚的。在革命导师的经典著作中，特别是论战性和批判性著作中，引述论敌的话是常有的。他们有时是把它作为靶子，引述过后接着进行批判；有时是反其意而用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有时引述之后，说声“好！”不过是讥讽之意；有时引述之后，说他们“说对了”、“一点不错”，也仅仅是从某一角度上利用它意思的一个侧面。这就告诉我们不能搞片言只语，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思想。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一直不敢公开指出这句话的出处，可见他们何等心虚。不过，林彪、“四人帮”本想在这里以假乱真，制造混乱，却正好暴露了他们始终是站在反动的立场上来看待共产党的哲学的。

世界上有没有不斗争的哲学?如果说只有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那末,奴隶主、地主、资产阶级的哲学斗不斗呢?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哲学斗不斗呢?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有了阶级斗争才有哲学。由于各阶级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利益不同,人们总是从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角度来确定自己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路线和方针,形成不同的世界观。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其他一切阶级也无不如此。因此,伴随着不调和的阶级斗争就必然形成“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①这就叫做哲学的党性。任何阶级的哲学概莫能外。无党性的哲学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

哲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它突出地表现在,一定的哲学思想是一定阶级、政党的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哲学上的论战,常常是政治斗争的先导,并且贯穿在整个政治斗争之中。在斗争中,各个哲学派别不管是否公开承认自己的阶级性和斗争性,事实上没有一家是不斗争的。否则,它根本就不会产生,或者马上就失去其存在的理由。列宁说:我们“判断哲学家,不应当根据他们本人所挂的招牌……,而应当根据他们实际上怎样解决基本的理论问题、他们同什么人携手并进、他们过去和现在用什么教导自己的学生和追随者。”^②也就是说,要看他们实际上在维护什么人的利益。由此看去,“折衷主义”并不折衷,“和平主义”并不和平。它们的名称本身

① 《列宁全集》第14卷第379页。

② 《列宁全集》第14卷第226页。

就是一种斗争手段，它或者企图用来抹杀哲学的党性，麻痹人们的思想；或者在调和的幌子下偷运自己的私货。正如列宁指出的：“事实上这帮人每时每刻地都在陷入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进行始终不渝的斗争。”^①

一部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在各个时期的斗争中，唯物主义各派的代表人物当然都为一定阶级、集团的利益大喊大叫、赴汤蹈火，有的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就是唯心主义各派的代表人物也没有放松斗争。否则，反动的经院哲学及其宗教裁判所为什么要剥夺唯物主义者培根、西格尔、奥卡姆、哥白尼等人的自由，查禁、焚烧他们的著作，将其监禁或驱逐呢？又为什么将布鲁诺、塞尔维特、瓦尼尼等人活活烧死呢？可见，他们的哲学都是“斗争哲学”，而且这还是在共产党的哲学几百年以至上千年之前的事呢！

共产党的哲学是在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那末，共产党的哲学同谁斗争呢？当然是同地主、资产阶级的哲学斗，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哲学斗。从这一意义说来，斗争的双方都是“斗争哲学”。这一点甚至连反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也不想回避。例如托洛茨基公然把他们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命名为《斗争》。如果我们仅仅把共产党的哲学叫做“斗争哲学”，那岂不是默认其他哲学都是“和平哲学”吗？当然，共产党哲学是公开承认并强调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是革命的批判的，并且向来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成一件事情。”^② 无产阶级是富有斗争性的阶级，共产党是富有斗争性的政党。为了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压迫制度，我们不仅过去坚持斗争，现在坚持斗争，将来还要坚持斗争；而且，在生产领域和科学实验领域内，斗争将永远不会停

① 《列宁全集》第14卷第36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8页。